

《山棕月語》 用靈魂點燃布農文化的「不滅薪火」

魂でブヌン文化に不滅の火をつける

Igniting the Imperishable Fire of Bunun Culture with the Soul

採訪記者 | 鐵木·尤哈內 (黃璽)

濁水溪聯誼會是個由布農族人自己所組成的社團。而這個以喚醒台灣布農族人的民族意識及布農文化復甦為目標的團體，便是《山棕月語》這刊物的發起人。

《山棕月語》的開端

1993年，在濁水溪聯誼會第二任會長杜石鑾先生的建議下，催生了這系列的刊物。發行刊物的主要原因，出自會內成員有感於布農族人搖擺於時下社會而遺失了文化的根；而成員們皆認為將族人自我意識的喚醒，轉換成文字再印製成書發行，是個有效率的宣傳方法。而且在當時原住民運動的開口一致向外的情況下，濁水溪聯誼會則是採取對內自省的方式，希望

從對本族人的內化教育開始，以《山棕月語》這系列刊物，來慢慢地拾起被時代洪流所淹沒的文化觀點。

在《山棕月語》印行之前，濁水溪聯誼會早已開始著手於布農族文化的保存及傳承。社團常常配合教會舉辦全國性的運動比賽還有文化營，這些原住民為自己族人所舉辦的文化性活動，都是在當時社會所罕見的。而《山棕月語》的出現，也是一個讓無法參與這些活動的族人，可以透過閱讀而了解布農族文化歷史以及傳統的管道。



《山棕月語》的步履

《山棕月語》的原訂印行期數是一年四本，採一季一刊的方式。這系列的刊物印行費，皆由編輯群自己掏腰包來解決。雖然其中也不乏有人贊助金錢，不過大多數還是由發行團隊自己吸收支出。而刊物的印行數量約百份，主要是寄給教會、學校，以及對布農族文化有興趣

的人。這樣印成書本發刊的刊物總共出刊五本，包含創刊號及一至四期。到了第五期因為缺乏經費，同時亦因編輯群人事變動而造成邀稿以及編輯上的困難，所以1994年出版第四期之後，《山棕月語》這份刊物便停刊了。

《山棕月語》的再次出現已是民國2001年的事情了。復刊後的《山棕月語》變成了社區報的形式（卡那卡那富社區報），以一個月一刊、全開四版的報紙形式發刊。而編輯群也重新大換血，與以往相同的是：出刊的費用多數是由編輯群自行吸收，少數是有心人的贊助。此時，以社區報形式復刊的《山棕月語》，一次發行一千份；除了教會、學校、原住民文化相關研究單位之外，還雇用工讀生在部落每一戶發放。另外，《山棕月語》除了社區報的形式之外還增加



《山棕月語》書影，從創刊號到第四期每一期的封面都有其故事主題，封面跟內容也都會有相關。

電子報的形式，由編輯們將《山棕月語》社區報的文字稿，上傳於網路平台，成為《山棕月語》電子報。

復刊的《山棕月語》在穩定發刊後兩年，於2003年又停刊了。再次停刊，也是因為編輯群的人事異動所造成的。原來是無限期的停刊，但因為2009年八八風災的肆虐，停刊多年的《山棕月語》，再次復刊發行，但在此之後沒有任何復刊的消息。

《山棕月語》的火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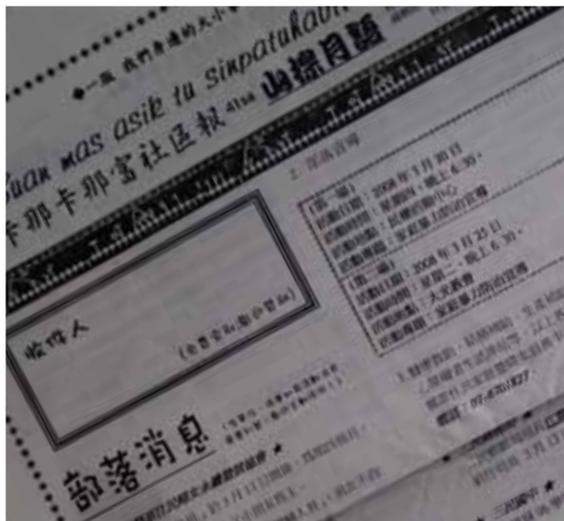
《山棕月語》這份刊物的定位，是以文字將布農族文化、語言、傳統的歷史及發展記錄於紙上，讓讀者能清楚了解布農族的實體。而刊物的撰寫對象是針對布農族人，希



《山棕月語》前總編輯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我們發行這個刊物不是為了要討好誰，不是為了要討好主流社會；我們要的是我們自己文化的延續與傳承，我們要面對我們自己真實的那一面。」

望本族讀者能夠了解何謂布農族，並喚醒其身為一個布農族人的自知以及其民族意識。

刊物文章常有尋根活動的記錄、布農族語的教學、布農族歌謠的教學、布農族的各項禁忌、布農族的歲時節日、布農族的神話故事等等。投稿而來的文章，也多是布農族人對於身處漢族強勢文化下的自我檢視。其中也有許多由編輯群所撰寫的批判性文章，批判教育體制的不完整、強勢文化的摧殘等等。



《山棕月語》卡那卡那富社區報，再次復刊以後的《山棕月語》是以聯繫社區及部落感情為主的刊物，不過其中富教育意義的文章也不少。

其中在訪問前總編輯卜哀·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時，他對於《山棕月語》刊物發行提出了這樣的看法：「我們發行這個刊物不是為了要討好誰，不是為了要討好主流社會；我們要的是我們自己文化的延續與傳承，我們要面對我們自己真實的那一面。」

閱讀《山棕月語》的感想

在讀完了一系列的《山棕月語》刊物之

後，對於布農族只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而沒有膚淺的臆測。這本刊物從最基本的布農族家族觀念，一直到社交活動像是娶親、打獵、祭典的大小禁忌及流程都有詳細的記載。甚至是用傳統語言學的方式解析布農族語，並以歌謠輔以教學的專欄也常常出現在刊物中。其中也不乏精闢的批判性文章，常有以國際性的觀點及歷史傳統的眼光，來批判時下社會只依附於強勢主流文化而甘願喪失自身文化的舉動。

這樣的刊物對於文化的傳承及民族意識的喚醒，我覺得是非常有推動力了；畢竟布農族本來就是比較保守且團結的一支族群，由族人自己來會比政府推動保護文化運動還要有說服力、還有要推力。不管是哪一期都會有編輯群想要給讀者的文化饗宴，只要細細地閱讀，其實不難發現他們對於文化傳承及族群意識抬頭的不遺餘力。

而我也了解到，對於認識、保存、傳承自己族內文化及傳統的責任，已經緊急得不能再讓它因為我們安逸於現況而隨時間消逝。台灣這塊土地本來就應該是多元文化的生長環境，不應該讓強勢文化併吞其他等待復甦的文化。要有多元文化並存共榮的社會，就應該讓各個單一文化的特色及價值一樣出色。

文化就像火焰，要以靈魂是其燃料、禁忌是空氣、傳統是光。一個文化的削弱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因為其歷史與傳統將不再被傳唱，族人的靈魂也將奉獻給異文化。現在的原住民文化雖是顯學但是真正傳遞薪火的工作需要傳到年輕人的手裡，而不是研究工作者的文章裡——這正是《山棕月語》給我的震撼教育。◆